

司

農

奏

議

司農奏議卷之二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鄉著 孫濬初梓

覆議黃冊疏

題爲六查將及謹陳成規佐之末議以重

皇圖事廣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南京
戶科等衙門署管後湖事吏科給事中等官祝
世祿等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萬曆
二十八年十二月內查得三十年分該天下各

司府州縣重造賦役黃冊所有應行事宜已經
本部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
查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吏科給事中等官祝世
祿等奏議定冊式等五事皆係黃冊要務相應
開立前件酌議覆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各該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
史嚴行各該省府州縣經管官員一體欽遵施
行等因萬曆三十一年八月初八日具題十一
日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

一曰定冊式

前件臣等看得丁口上田惟冊是據存沒消長隨時而殊大率平于十年爲之更造一界之童稚卽百年之耳目也今經營有司漫不經心視爲故紙人踰百歲不除戶無一丁猶在甚至州縣自爲一冊名曰實徵而解湖另爲一冊殊非政體今界以後務要嚴覈丁口之存沒土田之消長收除明白登之實徵卽爲黃冊如敢仍前

虛應及實徵與更冊互異聽撫按官嚴查叅治

一曰嚴冊限

前件臣等看得黃冊解送後湖限本年十二月
以裏載在

勅書駁冊限半年載在會典乃邇來有通省不解或
半解者有新冊先駁冊者豈以

國家重典弁髦之若此乎至如浙江崇德崇善上
虞三縣十年二十年之冊尚未解到則違慢之
尤甚者相應行令各該撫按嚴行查覈將前項

駁冊刻期完解其新造黃冊務要照限解進再
有違悞具叅降處

一曰酌冊解

前件臣等看得負版收籍從古重之乃今各處
分解合解漫無成規以致滲漏擦磨被損遺失
又增補造之費以後宜合一省所屬府州縣劑
量冊之多寡地之遠近務在適均僉官領解府
分大者一府僉一官而不爲少府分小者數府
共一解而不爲多其各縣不得自解以滋煩瑣

一曰清冊贖

前件臣等看得駁冊贖銀係供本湖書手庫匠
工食紙張及幫貼工部修理之費歲有常支數
必取給過今有二三界內全不起解或解未及
半如浙江崇德等縣直隸常州等府者非乾沒
于積胥則那移于他費界復一界湖費無資今
界應行各該撫按嚴加查覈如有乾沒情弊卽
行問擬或那移別用亦應補償毋得仍前延欠

一曰選用紙

原缺

清賦役疏

題爲聞聞蕭索至極有司體悉未周懇乞

聖明嚴禁飛差以廣德意以蕪民困事恭惟

皇上御極以來嘉惠元元允諸臣之請槩用條鞭一切差徭悉從出辦窮簷下里追呼不聞烟火桑麻比屋可望庶幾太平景象矣比因東西多故南北交訌征繕轉輸誅求無藝加之水旱蟲蝗靡有虛歲地無遺利民不聊生墊隘流亡展轉溝壑者不可勝紀所幸撫按藩臬有司諸臣宜

布 德意極力撫綏用以收拾人心不至解體
方今吏治彬彬有司中固多循良然豈無一二
秦越相視休戚不關者以致賦外增賦差外飛
差魚肉生靈剝削邦本臣目擊其弊有恫于衷
久矣茲叨掌民曹日與諸司悉心採訪偶得數
款俱切民瘼所宜及時改圖與之休息臣不敢
厭憚煩瑣亦不敢據拾文辭惟就聞見最真撮
其喫緊者開列上 陳伏乞

皇上留心省覽 勅下臣部轉行撫按衙門嚴督所

司刊刻大字榜文張掛通知以廣

皇上愛民至意其諸有司敢有怙終不悛背違

明目者撫按廉訪得實從重查叅臣等部科有聞亦
從別議斷不優容庶吏治民生兩有裨益等因
一議庫役查得往年州縣僉派民間富戶充當前
役一切支應上司及經過衙門諸費多則千餘
金少亦數百金比及息肩而家業蕩然矣嘉靖
末年奉例裁革相沿至今乃各有司又有私僉
私用者夫條編有額設之銀支應乃官吏之責

於民何與而重困如此此不才有司假以漁獵
之術也相應嚴革

一議斗級查得州縣預備倉廩先年食派斗級酌
量身家責以看守似非重困顧其守支之苦有
經十數年或六七年不脫者每遇查盤重則擬
軍擬徒輕則擬杖擬贖至有一人之身而連擬
數罪纏禁終身者彼民何辜而重累如此相應
嚴革

一議富民查得條編所載一切供應上司及過往

使客俱有定額使能樽節劑量其間自可紓徐
無羨假借乃不才有司往往乾沒圖潤私囊顧
於分外巧立富民義民名色借以供應如一下
程也時常炎暑今日湊辦不用而明日不堪又
復辦矣一酒筵也偶值耽延今日備辦不用而
明日不堪又復辦矣一鋪陳也應用未久而下
次又復辦矣一器具彩掛也或遇損壞或遇風
雨而時時添補矣本一事也吏書催之則有吏
書之費皂快催之則有皂快之費里老催之則

有里老之費百孔千瘡迸齒難悉夫民亦何富
何義之有目之富則富矣目之義則義矣卒之
富者貧而義者終歸於不義股民膏血結人權
心古稱循良諒不如此相應嚴革

一議夫馬查得條編夫馬歲有定額輸銀在官而
雇役於民下利其財上藉其力兩相便也柰何
不才有司徵銀在手展轉那移一遇夫馬緊急
復于糧上重編致令奸徒包當科索厮皂指稱
溷騎甚則借倩民間追呼四出拘雇脚之驢騾

以爲迎送捕市販之窶子以供往來致使秉耒
執耜之家不得安其常業賣酒易漿之輩無能
養其妻孥騷擾侵漁民無寧宇矣相應嚴革

一議保甲查得保甲之設比閭連伍守望相資使
奸人重於廁迹良善藉以安全法至善也顧其
行之日久弊且叢生一切迎送勾攝打卯應差
畧無虛日偶有違悞輒便拘提致使掛搭成群
逼凌萬狀比及事完而數口之家蕭然過半甚
者鄉曲豪奸曾經配戍自知素行不齒竄入其

問爲有司牙爪鼓煽害人有司不察委以心腹
假以事權而地方之害始有不可勝言者矣相
應嚴革

議差遣查得省祭義民等官或以選期未及在
家省親或以給劑納銀優免差役皆良民也近
來有司但遇差遣乏人輒便勾攝或管工或廳
事或承委或遠差動經歲時了無休息少不如
意箠楚橫加甚則破產蕩費捐軀殞命飲恨吞
聲無所控訴夫彼何罪而使至此極乎相應嚴

革

一議行戶查得 京師三公九卿以及百執事一
切日用米鹽悉向市廛兩平交易絕不聞有所
謂行戶鋪戶也者其在直省府州縣則往往有
之率皆籍名在官如取如携價值多從半給交
領又且愆期而吏胥門皂需索瓜分究且并其
所謂半值者烏有矣夫商旅携重貲去鄉井不
避風霜跋涉之苦者爲得糈也今折其價值虧
其貲囊令之望望無以爲生爲民父母而可忍

心若此乎有或詰之則曰答應上官無可奈何
也不知當此清明之時士多羔羊之節人皆素
絲之風卽有往還一果一蔬亦足示悃奚必玄
纁筐篚爛其盈門然後爲締交乎相應嚴革

一議罰鍰查得五刑有贖蓋爲其所犯輕微
之則涉於縱重之則近於苛故議罰鍰以贖前
愆使之勉強爲善於將來爾乃其等差載在問
刑條例非可任意爲低昂者也近例春夏罰銀
秋冬罰穀亦就民間之有無言之其法可謂詳

且盡矣間有一等不才有司蔑視章程巧生枝節往往於罪贖之外橫肆科罰有多至數十石者有多至數百石者名雖罰穀實則折銀陽爲貯倉陰實充橐是於國家之積儲毫忽無裨而在百姓之身家脂膏已盡少有人心者豈應如此也相應嚴革

一議徵收查得徵收錢糧不過兩端民收民解其弊在下官收官解其弊在上卽如一徵銀也官給實徵於糧甲令其沿門取討糧甲串同保欵

吏書任意乾沒比及官比則曰某某拖欠而戶頭鬼名互相推諉官能人人而清查之乎一徵糧也官給實徵於糧長令其隨便徵收糧長串同吏書花戶任意折乾比及起運則欠十欠百而塚戶詭名茫無歸着官能石石而較量之乎一官收也大戶收頭覷上人之眉睫淋漓斛面軒輊摧衡火耗埽積盡歸私橐及至上官有聞則以下人爲解瞞心昧已掩耳偷鈴質之影衾寧不慚愧臣愚以爲弊在下者杜之無難改民

收爲官收爾已弊在上者絕之亦易戒貪汚弊
姦脩爾已然此豈易言也是在監司在撫按相
應酌行

萬曆三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具題

條議銀庫疏

題爲庫藏 國計攸關出納錢糧當嚴敬陳申飭
之宜以清弊端以肅法守事廣西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該巡視太倉銀庫兵科等衙門給事
中等官孫善繼等送揭爲巡視事大都欲兌發
邊銀公同出入加意申飭別蠹釐姦又據管理
太倉銀庫主事余自强陪庫主事張聯奎呈議
邊銀宜兌等事亦欲調適出入禁革奸弊各等
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銀庫錢糧最關軍

國重計一應事宜累經題奉

欽依頒布通行第沿襲稍久法紀漸隳積弊成壞有不可窮詰者若不更加申飭何以力挽波流况今邊警脫巾國帑懸罄清一分之弊可裕一分之儲所幸諸臣共事悉慮調停修圯維新正惟今日安敢泄泄坐視不以披陳除條議中如同正陪汰冗役省冗費等事可徑行者容臣等商確禁革不敢槩瀆

宸聰外惟是內外解運出納之節所關鉅要非微

皇上天語叮嚀頒布中外恐無以著令甲而垂永久
相應撮要列款酌議上 請恭候

命下本部通行各衙門一體遵行等因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具題初五日奉

聖旨錢糧出納奸弊最多關係國計盈縮亦官常士節所係這所議著實行如有沿習舊弊不行釐改及點染請託的指名叅處毋得容隱寬縱欽此

計開

一覈發運以杜弊孔夫解京錢糧兌發則在司府

領運則在解官遞流窮源法觴重焉邇來各處
錢糧起解其間留心爲

國者固多亦有踈忽從事以爲一經領發事屬解
官無復分任其責不知此正源流清濁之介也
况解官多屬佐貳雜職往往鑽求差委希圖名
實兩利領解到手逶迤長途機械賸昧奸盜滋
生抵京交兌却每多方請托曲意討饒稍不遂
求橫加蜚語非駕言法馬異同以歸怨于典裁
則恣稱原發輕短以厚誣其上官如此情形極

可痛恨夫分兩準於法馬覺察存於封識近經題

請欽降法馬內外省直邊腹輕重參同絕無互異以後各所司發解俱以原降法馬準足五十兩傾錠不足之數總計以一錠補之不許滴珠及大小零星亦不得藉口太倉重壓以索添搭每一二錠用紙層疊包裹開造內外鞘單同用油紙印蓋又須慎選堪委解官眼同秤兌毋令其有堂上自兌堂下不敢看問之說解到備行查驗

若封印鞞單缺少錠件分兩叅差責在解官若
封識宛然而色數未足責在所司有一於此聽
巡視科道指名叅奏本部覆 請重處

一 覈出納以昭畫一夫司國計者持國平者也故
賦有常額積無常數惟宜以權衡稟之于法不
宜以低昂聽之于人以後解到錢糧管庫官會
同巡視衙門督令庫役從公猷兌但有短少當
卽責令補足儻指稱原發輕少及無印封鞞單
與仍復滴珠零星色數不足等項情弊查驗的

確將解官羈候行文原發所司查究弊端所歸
處補明白方許掣批管庫司官不得依違請託
稍從寬假如解到銀兩色數皆足解官另加優
獎最賢者各行吏部紀錄擢用一切秤兌惟取
恰當而止庫役人等敢有通同賄賂高下其手
者覺發從重枷號究革其解銀到庫與本部題
發邊銀月日相值管庫官卽公同巡視科道督
令原解官眼同領解員役覲面兌交明白其餘
零類收放亦公同秤兌驗封以俟領發歲月之

間果有積羨從實開報不得拘於往例過求取
盈又不可邀長厚之名故意積少差滿考覈在
主爵者固自懸衡鑑以論賢否在本部亦不專
以羨餘之多寡行殿最也

一覈邊餉以足軍需夫歲發各鎮年例動費累鉅
萬此百姓之脂膏三軍之命脉也各鎮餉司皆
朝廷所簡任而託重者豈其不念軍儲甘爲點染乎
目今邊餉輸之外運者旣稱穀足發之內帑者
又復公平如是而尚有短縮之嫌卽司儲心跡

何以自白焉以後解銀到邊各管糧司官卽照原降法馬公同解官當面秤兌明白取無短少結狀繳部如數而入亦如數而出不得假以內發短少出示榜諭故爲戒削本部有聞定從別議三尺昭然誰敢私庇

一禁屬託以防詐僞近據管庫主事余自強呈稱十月十二日該職出署有投遞假書人方杰當行東城兵馬嚴善審得方杰裘祿等謀捏假書欲騙領珠商張琰徐榮貴等在庫價銀數千兩

除將各犯送監審明另行究治外因見邇來請託成風走刺如雨央分之人每獲片牘不啻千金之券公然挾之以必從而恃之爲必快所願者典庫者曲而徇之出納必鮮當矣往往假書多屬達官門下傭書舊役抄騰遺稿隨事潤色神奸積猾暴寫逼真在本主無因而被其誣在受者莫辨而墮其術壞縉紳之名節肆鬼蜮之行藏姦盜詐僞誠

國憲所宜首加庶要之有真屬託然後假者得有

所乘苟真者既絕則假將不禁而息矣以後一
應收放錢糧但有如前情弊聽巡視科道指名
參奏仍乞

天語叮嚀內外宦紳各守廉隅勿踰防簡蓋數行之
劄雖難槩其生平而一字之差亦自關於人品
及衷而愧寧如勿爲其餘央分員役坐贓重究
詐冒者計所謀騙坐贓加等論盜統候

聖裁

申飭銀庫出納疏

題爲申飭銀庫出納規則以勵人心以一法守事
竊惟 國家財賦之源關之銀庫

累朝條制確有明規卽臣愚蒞任以來仰藉

明旨申飭者不啻再三茲復言及疑于贅疣惟是弊
竇所在毛舉縷分日新月盛有臣未盡言又有
言之而未盡行者謹擬備列一爲陳之庫中一
切出納所以服人心而稱公允者惟法馬耳平
則易守簡則羣疑乃今銀庫所用法馬因各年

補鑄低昂新舊未免參差且其鑄發之者亦未
宜層累而銖較之有同一法馬而一重一輕者
有二百兩稍重而四百兩反輕者以致各邊發
餉或稱准而或稱輕三管支領不願彼而告願
此主司無所持衡人情易于規避近該管庫主
事潘文細爲較准臣令司官再允亦有成式矣
此當從維新之政一改鑄以免偏觴者也至于
解納一節弊有甚焉各處起解銀兩定擬二十
大錠爲一鞘每錠五十兩毋零星毋搭珠毋委

雜途毋行干託凡此已經條陳而奉

嚴旨者屢屢矣近除附近北直河南山東等處稽尚
遵守至于東南省府通不奉行一鞘之中大錠
無幾撓以中錠小錠猥雜零星無從稽覈中間
地方官員間有留心及此者鈇錠之上印押宛
然該庫一見原銀便知准足覆加較兌不失分
毫以此足者觀之其不足之故可知矣聞葺下
流一行領解逗遛在道乾沒多端似以原銀恣
行販買取其子息潤袋秘囊預請多書紛投司

免私將應交正數先爲取出及兌秤之時欠至
十百而責以加補瑣屑零添動至數十餘次尚
不足當所欠之一二而主者唇吻已敝渠方盛
氣侵陵槩求貸免卽盡法堅持纔償其半曲加
寬減恬不爲恩而一出庫門肆行污穢不以所
寬者已得其半反謂所補者盡出其私明決竿
牘蜚語通衢肆流言以成簸弄彼其闕說之
際容或以鄉故舊知迫于所請萬非獲已心亦
厭之且謂其求寬于法之內耳豈知其恣爲偷

盜心不自安而假是以預爲之計耶豈知其要
挾司筦故短明輕以求逞于法之外耶壞人名
簡便已侵漁若知流弊至此亦何樂于以一字
與之臣故極口痛陳庶使賢士大夫得藉臣狂
諄之言謝塞于求者之口耳而若輩回省之日
又將前項添補銀兩捏加數目告之司府取償
於民是一領解而欺上瞞下弊且數四也豈以
惟正之供而任鼠輩屑越若此乎言之痛恨可
爲寒心夫以錢貨之地弊極易叢

車轂之下法難堅守必須仰藉

綸音庶使人心一審警惕爲此具題伏乞

勅下工部將臣較準法馬移送工部以之爲准另鑄
合用法馬一副務要累十較百累百較千一求
准足毫無重輕通行邊腹明示三營永爲遵守
其各省府起解銀兩遵照屢題事例每錠五十
兩每鞘二十錠每條俱用印封詳開單冊不許
零星搭珠責委正途領解儻有仍前鞘錠不如
式者卽原銀收受外仍將司府叅處如有解官

私自侵盜致與原冊原銀不對及干求請託要
挾求寬者聽巡視科道與臣部從重叅處有一
解十萬毫無短欠者移咨紀錄旣惟

聖明嚴斷 天語叮嚀勅下遵行則耳目一新勸懲
有別奸弊可以少清

國儲不無永賴矣臣愚不勝藉手仰頌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四年十月三十日具題十一
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該庫出納錢糧惟憑法馬必較定畫一毋少

參差方稱公允其各處領解官員務委正途有精
錠不如式及解官私自侵盜請託要挾者聽巡視
科道與該部從重叅處解銀十萬以上毫無短少
者移咨紀錄欽此

覆實積羨疏

題爲巡閱事竣聞見頗真謹據時勢權利病直陳
一二喫緊邊務以佐安攘大計事山東清吏司
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蕭淳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蕭淳閱視遼鎮事竣
條陳六事除事關兵部者聽其另行議覆外內
寬積羨一事係本部掌行相應開立前件擬議

上 請定奪

勅下臣等遵奉施行等因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初九日具題十三日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

一 寬積羨以裕軍需

前件臣等着得今天下內寧日久外憂叵測當事者思患預防計無先於兵餉顧兵餉一耳有兵卽有餉而無餉卽無兵臣之所爲慮額而籌嚴檄以督文移不足繼之差官守催者何物夫非

餉也耶臣之所爲倒囊而出乞憐而與動及老
虛借之罔寺萬不獲已復請之

內帑者又何物夫非餉也耶旣焦思以給之復欲
其刻意以減之則於情不近方如額以發之復
望其破額以留之則於法不平此按臣所爲憫
遼軍之獨苦慮積羨之難繼穆然深思而不勝
其般憂遠慮者也夫餉非異人任也曩者時和
年豐邊輸頗稱完足而餉臣沿襲成規互相伯
仲近得一二餉臣當此捉襟露肘之時毅然振

刷積貯充盈稽查實數一一不爽此可不謂砥
柱中流能自濯拔者乎臣安得不徼恩

皇上一示激勸而實非有心膠柱遂執此程功課能
率天下而之刻薄也亦顧餉臣方畧謂何耳案
查嘉靖年間邊餉止用二百二十餘萬今漸增
至四百餘萬幾倍而兩之矣均此邊也亦均此
兵馬也昔以寡今漸以多其故豈易言哉從來
病根盤結牢不可破臣卽嚼齒言之祇成畫餽
唯是積羨一節臣愚以爲必非刻削之所能致

且無庸刻削爲者何也人情一鋸不獲則變色而呼有人人奔之顧肯閒然無言者乎人情一息不平則攘臂而起有歲歲拂之顧肯帖然無事者乎寧夏之戈殷鑒不遠長安之石覆轍猶存况遼左軍夷雜處駘悍不馴誰肯以身爲嘗而徼倖於不可必之積貪以爲功哉臣嘗見下糧廳每月驗三大營軍馬逐衛項下俱有開除亦有新收然而新收之數率不勝其開除之數且坐票有扣臨倉有扣事故逃亡種種錯出卽

此扣除均屬空月夫非羨之所錄來耶遙度遼
事想亦若此矣全遼一切軍馬數目總隸於督
撫而分籍於各道道臣挾冊而求餉臣逐名而
給人各有心不可抑也衆實有口誰能塞之唯
就中汰無名之虛冒核奸弁之侵漁催積年之
拖欠逋扣見在之逃亡竊之客兵之餉額有贏餘
新募之丁補有遲速無大軍興無大煩費乘除
加減之間如歲之有閏勢不能無羨卽不得不
積竊譬之冠然冠十而人九則一爲羨如裂其

九而取之則一亦粉矣儻爲有力者負之而趨
司冕者安得偃然坐視而已乎臣故曰積羨非
刻削之所能致且無庸刻削爲者此也近奉
明旨謂邊餉匱乏年復一年虛糜有額之錢糧乃徒
充無窮之破冑仍飭各邊一體嚴查毋徒虛文
了事是邊餉之弊

聖心已有洞鑒矣卽按臣自疏亦曰全遼兵馬僅止
八萬而實在堪戰官軍不滿八千又日以八千
不足之兵援二千有餘之地嗟嗟談兵至此尚

出而憂臣餉之不足耶臣羸然七尺俛仰之間再
拊九塞唯恐脫巾之變起於旦夕安敢計小利
而忘遠憂有負按臣相成至意哉如疏中所陳
自今以後查全遼兵馬錢糧額數應補者卽爲
查補應給者卽行速給出入期於公平有無從
實登報不必拘往年之例而過求羸餘不可邀
長厚之名而故爲糜濫該部亦不必執有無多
寡定爲殿最誠濟時之長策拯弊之訏謨得臣
心之所同然亟宜鑿鑿見之施行者也相應再

申飭轉劄該鎮永爲遵守庶餉臣得從容展布
而遼左士氣自爲之丕振矣伏候

聖裁

釐革京倉弊政疏

一題爲祛陋習以清弊源以裨儲政事項臣待罪倉場數載與各監督司官矢心相約事不敢以猥屑不親弊不敢以勞怨弗任自謂可十清其六七猶有一二明知其弊未盡祛除者蓋緣事在部中臣稍知之而實未能悉之費出公役臣思裁之而實無從補之坐是趨趨以至今日特蒙簡任濫竽茲官始得深悉弊源力爲區處議有成矣安敢復避煩瑣不爲

皇上一陳之夫京通各倉員役甚多然官攢軍斗則有月糧車夫抗役則有賃直其費估原自相當也乃各役貪饕無厭於旗甲之上納也卸載入門曬揚盤量種種有索少不如意則潛伏過回搥實尖擡以虧損其正數遂至致運官狼狽他鄉終年追比又於各軍之赴領也除上號散籤給籌擺牌不計外每石扣除脚米一升此外又勒搗錢數文夫一時一事耳脚米之外又有搗錢此胡以說焉臣於是乎不勝憤矣重罰以懲

之矣乃此禁方嚴彼竇復出竟付之無可奈何
臣于是乎不勝疑矣豈錮弊之深一至此乎久
乃察得其故則臣且寬之且憐之矣非若輩之
真可寬真可憐也以若輩之有辭于我非得已
也臣部公署修理不知起于何年各司輒呈堂
轉行各倉取磚瓦木料沿爲故事夫竹頭木屑
固曰倉中之餘而輦輸廩餼之費其誰任之然
此猶曰借用一時也至倉攢軍斗所得不過月
米數斗耳乃臣部報堂守門等官印書與皂等

役一切工食于是乎取之夫以堂堂

聖朝六卿之署豈難辦此而令之借潤朽株也則亦可羞之甚矣然此猶曰題奉 欽依遵行已久也至倉庾非授節之所也監督非置郵之官也脚夫非走遞之卒也乃都中大小官員銜

命而出者每每向某倉討夫若干信宿往還經年奔走與者不勝額蹙受者視爲固然彼各官奉使俱執有勘合卽會同館所給不敷前途自是足用一程之費辦之有餘奈何不權宜區處而槩

取給于幾倉之貧役也蓋至於星輶遞送而倉
役之困累于是乎不可言矣夫修理未已也而
又苦之以工食工食未已也而又重之以遞送
彼俱貧人窶子曰求升合豈能鑪錘黠化安得
不取償于旗甲又安得不作奸于放收乎我欲
禁其利而反重其費是明教以爲奸也我旣重
其費而復問其奸彼將執苦累以告我我其何
辭以應夫潔流者清源正影者端表臣請是自
臣部始查得臣部每歲收貯臨清倉葦蓆昌平

鎮簽稽暨崇文門稅課司九江臨清鈔關奉

旨額設公費暨工食銀二千餘兩專備新官到任酒

席鋪陳新紅紙劄筆墨燭炭修理衙門并本科

十三司書手工食禮部鑄印局炭價之用年終

除所費外劄發太倉銀庫作正支銷此不過滄

海之一勺耳 國家豈藉爲盈縮合無卽留此

項抵作各役工食暨雇覓匠役之用儻有不足

臣等再爲議處其一切津貼工食倩借工作與

夫出京夫役槩行停免毫不干涉然後嚴禁倉

役不許仍前肩越旗甲賸削軍士有犯者必罪
不宥則我無所侵于彼彼又何所辭于我向來
奸弊不攻而自破矣所稱公平正大之體不怒
而民威于鈇鉞也者豈非甚便計哉此等事體
最爲細小豈宜煩瀆 聖聽第人情沿襲已久
立法之始嫌怨必多非借 嚴旨終無以破拘
擧而一法守也矧各役工食又經奉有

明旨非臣之所敢擅議者乎坐是冒昧絮陳仰塵

睿覽伏惟 俯賜俞允

勅下遵行再照錢穀猥煩奸徒睥睨有等無籍積棍
往往擅入倉庫無端討索少不如意輒敢掉臂
司屬之前輩旁通衢之外更爲可恨臣曾請

旨嚴禁但查經今日久玩忽又生併乞

天語叮嚀重申 前旨以後再有擅入討賞者聽各
監督司官拿送法司依律究擬儻係各官曲徇
體面濫行給賞臣訪知卽以罷軟註考移咨吏
部查照劣處庶 輦轂之下法紀常肅所裨軍

國大計非淺鮮矣等因萬曆三十年八月二十一

日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依擬行着永遠遵守其積棍討索的該司便拏
送法司重治毋得寬縱欽此

修倉疏

題爲淋澇異苗倉漕傾阻謹據實

上聞併請修治以重國儲事臣奉

命帶管倉場事務近據管理京糧廳郎中李作舟
太等倉監督王事王畿等及管理通糧廳郎中
周之翰大運中南等倉監督王事王起蛟等各
呈報自六月十三日以來晝夜靈雨水潦怒流
市陌成河倉庫爲壑以致牆垣廢坐所衝者顏
所潰者爛舊太倉壞牆及溝共二十七丈八尺

北新倉壞牆三十丈五尺大軍倉壞牆一十二丈五尺又二十一段祿米倉壞牆二十七丈海運倉頭門坍塌四壁傾欹太倉銀庫牆鋪覆壓內外相望通州大運中南等倉以近倉城墮堵塞水溝漲浸各廩米俱泡爛裏河自大通橋以至石壩通流等閘外河自皇船務以至里二泗在橋則鴈翅剝岸在岸則牽橋牽路在閘則水關閘板在壩則官廳號房無處不傾無傾不甚內平下一閘衝開水口至十二三四丈約深二丈

臣今壽州等衛船糧數萬停泊關外不能進倉
無法可通各一節爲照積貯民之大命京通

國之內儲所資給 畿輔百萬官軍計至重也乃
愁霖傾天衝波沸地以倉若此以河若彼毀屋
敗垣陳紅豈堪露積圮橋斷岸舟車安望雲連
卽今陰霾不解晴涸無期不知後來更作何狀
倉臣束手 國計寒心父老相傳百年創見卽
臣自萬曆二十五年受事倉塲先後六載未覩
斯蓄此皆臣等不職仰干

天變爲軍 國憂不敢不據實

上聞昔洛水橫流帝堯切警予之懼民居蕩折盤庚
矢綏衆之言矧今巨浸遍于 京畿傷殘及于
儲侍尚得泄泄不一動念乎除臣一面行倉計
度及經呈厥糧搭坐支放外其修理事屬工部
者容臣移咨查照修理至號房廳舍等項勢在
燃眉時刻難緩查有省直解到軍餉銀兩合應
題 請暫借給發着各監督司官從實估修務
期一月之內盡數報完以免暴露耗蠹之虞等

迫軍儲憂心如隕臣曷勝屏息戰慄之至等因
萬曆三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具題十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

京通二倉通融支放疏

題爲酌放軍糧以裨 國計事 臣惟我

國家設立京通二倉所以儲軍需重根本也故必
歲入不缺斯積貯以漸充盈乃爲有備而無患
往無暇論若昨歲浙江蘇松等處災傷特甚漕
糧盡行改折是京庾故無三年之蓄而從此遂
大虧今歲之入矣臣蚤夜以思講求調劑擬就
支放軍糧之中寓救弊補偏之計一曰酌新陳
先後之期出無用而有用一曰酌京通多寡之

數移外儲以爲內儲總之通融舊例期於公私
兩便稍佐改折所縮之額而已查得倉糧每月
坐草挨陳留新例也但三十五年各徵收貯額
有濕米緣是年夏月淋漓米漕浸濕雖經曬揚
而收期逼迫勢難如法據數蓋五十九萬有奇
矣夫經歲已自濕蒸不二年後盡化爲塵土餽
欲次第挨及從何得另米抵充不又虧數月之
食乎合無及今夏二月正暑氣薰蒸之時將此
米與挨陳間放可半年而盡米雖濕潤猶鮮潤

而可食孰與夫貯而爲塵土也所謂出無用以
爲有用一斟酌間而可以救六十萬將敗之糧
石此一便計也又查得軍士歲支京六通四例
也但有四十兩月折色久停一槩本色皆取給
於京倉夫通倉原以濟京倉之窮所放不過準
三分之一耳今據京倉見存六百三十五萬有
奇而通倉見存三百一十二萬有奇則已及京
倉之半矣若仍執四六分數膠柱而不變將通
倉日益有餘京倉日益不足在無事之日猶可

設有倉卒將空國而取之通倉乎合無及今六月分京倉應支之數改坐通倉如慮各軍往返則將七月分米卽同六月分預支照例一陳一新一月而無得兩月之餉人情固已懽然赴矣况又紓京倉一月之儲乎設通倉有時而竭欲以徐淮臨德天津諸倉接濟至通猶易欲以通倉飛輓入京則難故于通不妨于減而于京實利其增所謂移外儲以爲內儲一通融間而積之三年可存五十餘萬之軍需此又一便計也

以上二者非有神運鬼輸變無成有第當此告
訕之時權宜補救蓋憂訕之苦思亦今日之急
務也伏乞

勅下臣部移咨兵部轉行各衛衙門預期出示明白
曉諭遵照施行等因萬曆二十七年四月初三
日具題初七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江西稅監查驗糧船疏

題爲糧艘包攬商貨有據等事近該江西稅監李道題前事內稱蘄州衛旗甲孫黑兒假雇民船挾帶私貨徑擬罪名并請搜驗給單一節該臣兩疏覆請中間字字皆據

累朝議單又爲分晰般船與漕船之別規則判然兩便遵守旬日之外未奉

明旨該臣竊自思惟漕糧天下第一重務臣職掌所關敢不爲

皇上守之 國家號稱全盛然 內府外庫之銀錢

楮幣饑不可得而食也三軍命脉百萬生靈

宗社安危係此四百萬漕糧而已 累朝注念本根

歷有區畫全在議單一書優恤運軍者有則例

馬沿途盤驗者有分責馬各衙門拘提問擬有

明禁焉至于各處撫按權非不尊也鈔關分司事非

不專也不越俎而詰之人命強盜情非不重也

必移會而問之無非以事權一則易行分則易

阻耳今該監乃欲自爲搜驗別給印單臣竊計

之漕船早放則行遇晚則泊以鱗集之漕艘侍
監臣一朝之視事船船而搜驗事事而盤量移
時竟日多不過能完十數船之事而已幸而完
事則候單候發又費稽延稍不如意而稽留拘
擬前發無期矣一船不行一幫不敢行前幫不
行後幫不敢越况中使左右之人惟利是視因
風縱火竭澤而漁必舉 明例六十石之土宜
奪之卽衣鞋行李亦難保其無他矣夫以數萬
之衆跋涉風濤暑雨祈寒經年不返正慮衆有

怨咨故爲優卹而忍令驅虎狼喙叱之下也縱
運軍不足惜而糧運愆期 京師坐困豈

國計所關及後于刀錐之未利

祖宗令甲反不如稅使之單詞乎且

皇上不允之意得無以臣之執奏爲內使欺不知漕
規甚重卽各衙門大小官員非漕司而干漕事
者臣亦得以白簡從事卽臣部先年僨運卽中
亦從裁革近議土石二壩增設把總泲縣一帶
添設司官議非不當也臣部就中調停令之帶

管誠恐添一衙門則多一留難耳區區之心豈
有他哉邇來太倉本折一貯告匱臣部之權盡
爲中使所分每年四百萬兩之入已虧其半臣
前疏悉之惟此漕糧幸藉

皇上威靈不有少軼而不意監臣之覬覦又及此也
并此權奪之臣復何所措手異日三軍枵腹萬
姓待哺臣執何辭以責之漕運諸臣也彼時
皇上責臣之不言不已晚乎此

國家第一大事臣不敢隱嘿以負

皇上伏惟

聖明軫念漕糧大事與他項者萬萬不同

允發前疏容臣備行漕運諸臣嚴行搜驗一照議單
遵守監臣自假船而外不得藉口一緊干與則
漕政有裨 國計幸甚臣不勝仰額待

命之至萬曆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具題

申明江南兌務疏

題爲申明水次舊議以便軍民以垂永久事雲南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江南監兌主事周之
翰條議前事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國家歲漕東南四百萬石令七省官軍輸運

京師人衆事繁爭端易起每年漕司分幫派兌俱
要肥瘠相兼地里相近種種事例詳載議單二
百年來罔敢越軼邇因法久弊生軍民各圖自
便往往告改水次以致一衛而兌八九縣一縣

而派三四衛者夫以一衛充八九縣則路不免於寫遠以一縣派三四衛則費不免於浩繁漕規之壞正坐於此乃若有司偏庇糧戶米色參差運官故縱旗軍多方刁索軍民交訐無歲無之至于嘉湖蕪松糧數獨甲江南納戶率皆豪右甚且親識大姓賄投門下應兌糧米顆粒不行進倉大書告示逼軍私兌稍不如意任憑軍官停船守候屢謁門牆經月不兌有司明知而不敢問夫民旣恃勢以凌軍軍安得不挾衆以

虐民是鼓譟之象寧獨啓自運官寔亦不肖有
司畏徇強禦破壞漕規激使然耳儻不申明單
例長此安窮今監兌司官目擊心憂列爲四款
具揭前來相應上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總漕衙門每年派兌遵照議單務要
道里相近一縣止許一衛而一府亦止一總儻
一州一縣與一衛交兌不盡方許兌與別衛大
約縣必取其相鄰衛不出于本總如蕪松常鎮
四府又當錯總輸派以消盤據之奸然總在四

郡之中不出近南直各總之外贈頭多索咎在
軍衛米色好惡責在有司該州縣各官督率糧
戶米必乾潔盡運進倉依期順派兩平交兌敢
有大戶仍前逼軍私兌有司仍前縱容遲悞聽
總漕督臣叅奏拿問大戶照例發遣印糧官員
分別降黜其官軍多索擁衆鼓譟者亦聽拿究
徑以軍法重處庶軍衛有司各知懲創而於漕
政不無少裨矣等因萬曆三十二年三月初十

日具題

議截留漕糧疏

題爲倉庾匱乏日甚省直議折無已勢將無儲緩
急可畏懇乞 聖明深惟 國計嚴禁截留改
折以杜隱憂事戶科抄出該總督倉場戶部右
侍郎游應乾題前事內稱大倉不足僅支二年
乞禁各該省直改折截留等項緣繇奉

聖旨倉庾乃國家命脉據稱僅支二年委難輕動但
各處請折請留紛紛未已其中有關係重大事勢
窮蹙不得已而議及此者何以應之戶部再從長

計處來說欽此欽遵到部臣捧讀之不勝忭躍是
何 聖明洞恤 國計若此其改折一節臣當
酌量省直非重災非連災者不得議折以副
聖慮惟是截留一節臣方欲申禁而河工借支之疏
下矣反覆思之利害較然臣于是有萬不能已
于言者竊惟人臣共事一主共襄國事其緩急
之相關也有同舟之義其職守之素定也有主
佐之分身在局中自不得委難于局外時當艱
窘自不能舍已以從人臣部之于工部也

皇上以爲獨今日治河一節然哉年來江浙織造擅
借二十餘萬不請 旨不知會矣近則徑扣撫
按臧罰留充別用不咨會不預聞矣陝西羊絨
每歲每運皆有借助銀數萬兩矣司空之職業
黽勉無虧而訂曹之督儲朕躬殆盡數年以來
能收半文之償否也目今五省報稅老庫告竭
逋折愈多束手無策卽如河臣以四十萬石請
亦仰體

皇上洞恤之心備履省直災傷之苦中憫臣部拮据

之艱不得已而斟酌舊例爲之非苟焉已者然
四十萬石止該折銀二十萬兩臣方訝其太多
力難勉從不知部覆何據而輒加至二十七萬
也果若所云則是羨該漕糧五十四萬石矣夫
以河臣所請若彼部臣所議若此而督臣則又
歷歷指數似不欲動漕糧一粒者臣以一人之
身而當百責之萃將從河臣乎則部臣已議加
一十四萬矣將從部臣乎則督臣又不勝其摩
切而後有言矣無米之炊巧婦不能踰頂之任

烏獲立竝然則臣於今日果何策之從而後可也歷查節年修築河渠工部皆自爲經費而臣部佐之大率四分之一不知今次八十萬之講工部遂可拱手不分一錢事乎伏覩

聖諭又曰勉從工部之請如數借給若漕糧必不可留亦須設法處足與他寧與別項搏節夫臣技已窮矣法安從設時勢迫極矣節安從施意將節之九邊而九邊之士爲

皇上枕戈帶甲圍疆而死綏者難以節也意將節之

京營而京營之士爲

皇上拱護

陵京扞外而衛內者難以節也樽之內

供則

九閭難叫灑之田畝則百姓難堪乞從

有司則倉庫久矣釐懸加盆關梁則歲額繁已
頻減搜之鹽課則鹺政蠹壞徵解愆期括之契
銀則稅使先驅閭閻若埽躊躇四顧莫展一籌
若臣今日不言而含糊以應竊恐多一分則減
一分邊餉減一分則釀一分禍機一旦事體決
裂環向而索軍需此一時也臣卽百口能借工

部以自贖乎伏乞 皇上洞察職掌均節調停
憐臣數年茹荼之苦憫臣目前負責之多容臣
仍照河臣原疏以四十萬石從事此外卽雖題
告續紛斷不敢曲徇人情以仰孤我

皇上惓惓之德意也萬惟 聖明裁酌

勅下施行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具題

覆浙江巡鹽條議白糧疏

題為白糧解戶苦情已蒙

聖明垂鑒卽今起運屆期謹摘沿途積弊乞

賜酌議裁革以甦重困以成

德意事浙江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巡

按浙江監察御史方大鎮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照前項

白糧船隻節查近年題

往事例每船許帶土宜四十石經過欽關查有例外

夾帶入官驗無多餘卽時放行遵行在卷及查
白糧起運規則向係監兌部臣催解近議自三
十六年爲始悉聽巡鹽御史監督已經本部覆
奉 欽依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
到部看得白糧利病鄉經寺臣條陳并臣部議
覆不啻詳矣今鹽臣當聞

命之初卽有茲革弊之請纚纚數百言靡匪民瘼時
艱苦心長策也除本年白糧仍聽浙直監兌部
臣照舊督催以完前局與所議造官船先起運

比批錄帶絹布并全給水脚悉聽地方院道從
長計處外惟是關稅一節在當事者兢兢

國課方不勝漏征之憂而在言事者諄諄民窮多
專主聚蠲之說不知白糧旣屬 內供自難與
民載同論但以爲不必查驗徑自免稅放行者
如推徵之法何若因此查驗以致需索稽遲者
如體恤之情何故鹽臣疏曰關津諸稅

國課攸繫豈得稍徇下情輕議免徵曰使其果有
夾帶之貨此正宜照例沒入以繩其營私欺公

之罪何可議免蓋言法也曰既已查無例外之
貨豈宜更徵例內之船曰願借

龍袍進鮮漕糧三船之例併此白糧而免其徵蓋言
情也然又斟酌情法之間而曰關津諸臣各遵
皇上嚴旨略加體恤何奸弊不可除何民困不可蘇
曰行文關津同心一體凡遇浙直白糧船到日
查無例外夾帶則欵料等稅一切免徵更為加
意禁戢奸徒欺騙曰回南私載又當例徵不得
希法外之惠蓋既不廢查驗亦不致需索稽遲

斯已計畫諄妥矣。第所云人情趨利漏稅宜防，將以其責屬之部運府佐等官，則此輩中有儼然自愛不與羣小比周者，幾何人而望其嚴稽覆驗果無長物於四十石外耶？必不能矣。是惟在鹽臣督率道府嚴巨艦之禁，重私載之罰，申部運同坐之條，務期設法革絕。至於船到各關，權司務宜體恤民情，躬親驗閱，查無多載，諸稅俱免。卽時放行，不得輕信探報多差。巡役滋勒索以貽苦累，并留難以稽限，程必無負。鹽臣同

心之望可也。儻關役生事橫征，致被告發，聽本部據實查叅，著爲定例。恭候

命下，本部移文各關司官，并咨工部、南京戶部一體遵照施行。等因。萬曆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六題

覆通糧廳條議漕運十六款疏

題爲敬陳未議以肅漕政以裨

國儲事雲南清吏司安示呈奉本部送據通糧廳郎
中張同明呈稱 國家之於漕運也始未嘗不
盡制曲防久之而寔以弛也非其禁之不周則
其行之不信也不再一整頓之不可也在運各
員役始未嘗不尊信率蹈久之而寔以悖也非
其乘疎而執則其習習寬而玩也不再一振刷之
不可也試觀起掛各欠動至數千插和之習禁

未衰止運旗因侵久而潛逃官總以代完而半
累船未及期而拆賣以致廠造之難供比及關
兌而缺船以致關計之羈滯諸如此類種種可
勝言哉所當整頓振刷此其時矣謹條愚見數
款請乞施行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漕
事廢弛非止一節而逃軍逃旗起欠撥欠之多
從來未有如今之甚也者不以此特與之更始
聽其漸靡流弊而莫之救勢必侵盜棄逃諸弊
無所已無謂人人有不破之奸難料有不結之

局其於千倉萬箱心計不無損薄也張郎中所
條議或單例所未及載或載之而法制未詳與
姑息滋弊者一切整頓振刷舉而行之未必無
益謹開款上塵

天覽伏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萬曆二十七
年五月十八日具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依擬行

一選官旗

照得今歲以余登之老馬而運以張文讚之病

馬而運以武邦朝等之貧馬而運其他無行者
又難繫指無惑乎運久多至數千追補難得一
類甚或貽累于各總也今而後合無移交總漕
使把總自選運官之賢而有才且有身家者承
運仍聽運官自選旗甲之殷實而有耻者赴運
勿拘更番之例以致濫充悞事則各總各官恐
其累已也必慎選之官旗既得其人將起欠自
少而比併亦易即不然而萬一旗甲累運官運
官累本總亦其疎濫自致甘心賠累又何辭也

一專責成

凡軍旗之敢於在途遷延作孽者在幫官或以
染指之故甘爲同鼠之眠而上而把總又上而
總兵豈其力不足以制之而何以令之稽遲致
凍阻也哉皆繇節年相沿之例各總分催各處
而不得跟押屬幫總兵秋間到灣而不會尾催
在後之所致也且議單插和起掛等事動曰查
究本總動曰本總設處而其實本總株守信地
曾未得一日跟押所屬以督查之徒責該總竟

亦何益合無查照萬曆四年題例十三把總各
照本管幫船催督其所委催各處則照萬曆二
年所題防護漕糧衙門如徐宿叅將山東僉書
通濟守備叅將等官分地催備更不委及把總
至於總兵定照萬曆三十一年題例務要殿後
嚴催同尾幫一齊抵壩則豈有總兵在後而諸
幫不若芒刺以各總押屬而屬幫敢於抗玩也
者運事可速而諸弊亦可稍減也

一 禁插和

原缺

若干某爲代納或賠或剩若干船交某領備細
報部移咨漕運衙門分行各糧道把總嚴拏本
犯到官除責令變產償還代賠人員外仍照例
調邊衛充軍瞭哨勿博長厚之名而以姑息養
奸則法在不貸人知難逃自非甚無顧忌之人
必不敢肆侵潛回自懼不赦之科也

一 禁捏報

照得免尖非節年通行之例也自三十五年有
異常之水故間雀免尖爲出格之事今年河道

猶三十五年以前諸年耳而告漂轉多印照更夥其故何也蓋印照可以力而懇可以弊而得至易爲也以易爲之事而可以徼免尖補侵欠人尙憚而不爲乎儻此計再行而無變計恐來歲又將更多甚或求照不得而假爲之沿途數千里誰赴質查弊不可勝言而尖不可勝免所損儲計不小矣合無申飭各把總勿得縱容擅漂如漂是的本總卽報總漕巡漕衙門勘明馳奏方爲豁處此外鑽求印照定不准從懇恩恤

不濫而儲額可以無虧也

一會查奏

巡漕舉劾所以別功罪而示勸懲也然功罪有大於完欠者哉譬諸用兵惟有勝負此外則其未節耳節年在運諸弁起欠至二三千石者有之五六千石者有之通聽不一移會巡漕何憑稽查於是多欠之官或至漏網甚或有辱薦剋者誰復注意於完糧驚心于侵欠乎每年有欠累運不結正坐於此今以後合無照萬曆六年

題例巡漕御史候各衛運官漕糧入倉方許具
疏舉劾且臨舉劾時移取本廳完欠數目到院
查明以分功罪而列奏請其起欠數多者不惟
勿舉且彈及之則勸懲在與緊而本務可易宗
也統乞

聖裁

協濟河工疏

題爲倉庾匱乏日甚省直議折無已勢將無儲緩
急可畏懇乞

聖明深惟 國計嚴禁截留改折以杜隱憂事戶科
抄出該本部題前事奉

聖旨錢糧大計設處爲難卿部拮据苦心朕常加意
體恤但漕河緊急比常不同似難深執卿還與工
部會同議處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隨卽移咨
工部議處去後今准咨稱大約謂總河疏請八

十萬兩內議戶兵約湊六十萬者蓋指戶部折色漕糧與兵部馬價而言也再留附近漕糧四十萬者蓋指截留本色漕糧而言也總以銀數計之共該四十萬兩而本部歷查分黃導淮與修堤建閘等工原係協助三分之一因斟酌往例議二十七萬又云河道錢糧原無多設往年河干無事漕庫會積至百有餘萬自年年河工繁興搜括殆盡今日益苦無策所議酌派閘剝等項緩不及事唯是留折漕糧其勢使其事易

等因該臣看得天下事本非一家之私議而艱
難中當持兩平之公心已擁其豐而坐視人之
窘困者非恊恭之誼也心知其難而強責人之
曲從者非恕施之道也頃爲倉庾匱乏日甚適
河臣議留漕糧四十萬石工部突然加至二十
七萬該臣據例以覆使臣部尚可勉從則

聖明何難乾斷而猶下部會同議處者真見職業之
不可侵成例之不可壞欲均節調停得其當以
報耳該臣連日簡查總河原疏止云或在工部

或在別部約奏六十萬再留附近漕糧四十萬
共足八十萬之數並未一字言及臣部折色若
干兩也昨接該部咨云臣反覆思之概不解其
所謂據稱總河疏內約奏六十萬者指戶部之
折色而言截留四十萬者指本色之糶糧而言
夫原疏具在一覆昭然令河臣果如其說則錢
糧關係重大詎不可明目張膽臚列而陳何故
隱匿其端必待該部射覆而後發明哉其難解
一據稱歷查分黃導淮等工原係協助三分之

一因斟酌往例議該二十七萬夫四分之一舊案可考令四分果減爲三則錢糧錙銖可惜詎肯無文移往來爭報明白何故含忍于積歲積時之久必待此番工程而後恡吝哉其難解二據稱潛庫會積至百有餘萬自年年河工繁興搜括殆盡夫該部果信以爲搜括之盡而計曹尚有贏餘可藉手乎卽目前支放布花以十萬計題發邊餉以百萬計稽欠內供金花以五十萬計此所急豈在工部下也齧指則支節俱

痛挈裘則腰領誰先安能甘心溺職而破格以
徇人耶其難解三據稱今日益苦無策唯是留
折漕糧其勢便其事易夫該部果安于別無長
策而唯留折漕糧爲妙着乎不知漕糧外而爲
九邊之兌運內而爲百官之餼廩大而爲六軍
之命脉此其設非爲河工計也不惟其分而惟
其勢之便不惟其埋而惟其事之易則盡數截
留固不更爲省便耶其難解四大都人情不甚
相達也我之所難未必人之所易此之有餘卽

成彼之不足徒分形而異視則一膜之外無關
肯易地而設身則兩腔之情俱苦當此時此際
臣部以太倉之空虛而強謂水衝之饒羨是臣
昧其良心也水衝若以程工之浩大而全藉計
曹爲支吾則舉朝臣子或亦爲臣扼腕而不平
者且非獨於此也目前所云四分之一三分之
一以例言耳如以例是彼此共遵之程也是經
常不刊之典也在人如此在已可知今四分之
一臣已不憚拮据而此外之三分不聞該部一

毛之拔徒強人以越例之事于理順而于心安
乎况臣部三分之一對工部而言非對別部而
言也今歲之題請卽爲來歲之舊例假令來
年河患未已畚鍤復興臣將供一分乎則二分
無着又將責工部以二分乎則舊例無憑是使
臣部代任全河之役無已時也憑一面之語而
頻毀兩部歷年之盟醫眼前之瘡而忍剗他人
心頭之肉則臣不待其辭之畢而彼此情形

聖明當自洞然于胸中矣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容臣仍照舊例以四十萬石從事若以臣職聞見偏成心未化卽乞下之九卿科道公平勘議要見舊例是否四分之一臣竭力協濟是否萬不得已統族

聖裁以便遵行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具題十一月初三日奉

聖旨卿部匱乏殊甚供費欠負亦多朕心常加體恤但河患至緊與漕糧事體相關工部苦于措置不

得不爾協濟今照四十萬石外所辯七萬卿部可
勉借一半餘半着工部自處勿復再執致有妨悞

欽此

河工私借邊餉疏

題爲河工侵借異常司官覈報可據懇乞

聖明嚴勅查處以補邊餉急缺事河南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據奉差守催錢糧主事林欲棟揭稱
河南京邊錢糧除河工公借外其私借者尚六
十餘萬見今加派民間以補之而民間弗願也
夫此六十餘萬者皆京邊錢糧見徵在庫者也
以見徵待解者輸之河而以加派不可必者抵
之部中州邊餉之虧有繇來矣等因案呈到部

該臣看得臣部藉外解以餉邊三軍倚臣部以爲命足則俱足虧則俱虧原不容錙銖侵奪者也從來邊餉之虧無如今歲之甚此其故以臣部歷年之正額大半那借于河工前此業已屢疏廣天聽矣今據河臣咨稱止借河南銀十八萬餘兩隨已補足誠如所云宜當年額徵可如期輻輳而至乃督催者愈嚴逋欠者愈夥臣心不能無疑是以有差官守催之請今據主事所報除公借外其私借者尚有六十餘萬臣一

見之心悸手顫讀之不能終篇因查河南歲額
僅僅八十餘萬耳乃今一河之役而公借者二
十萬私借者六十萬是罄一歲之京邊而盡用
之也是總四百萬之京邊而用其一也河南如
此江北可知山東又可知卽此情狀則臣屢稱
帑藏空虛邊圉窘急抑有一言之涉于欺誑者
乎夫向來臣心所私苦者獨以積逋之窮民也
今此六十餘萬皆見徵在庫者是筭筭小民且
不憚征繕以急公家而卑卑有司顧敢於任意

那移以背

明旨視民膏不啻囊橐等公帑有如弁髦卽今九邊督餉之移接踵而至而臣部轉催之牘計刻而行乃無一人憐臣應臣者假令疆圉枵腹之卒饑寒切身挺戈內索不知臣愚一人獨任其責乎抑亦缺餉諸臣分任其咎乎臣言及斯臣心幾碎伏乞

聖明軫念邊陲萬分緊急 嚴勅該省撫按將前項

河工私借銀兩細加查覈的係若干如果曾經

呈請不妨明白聲說速令照數補完如出有司
擅自侵那亦卽查明指實叅來以憑部覆請

旨定奪併乞同 勅江北山東撫按一體查覈施行
庶省直之逋數俱明久玩之人心可振而亦不
致異日有二三之潰擾矣等因萬曆三十四年
九月十三日具題十七日奉

聖旨前據河臣奏稱借用河南銀十八萬餘兩隨已
抵足今覽卿奏除公借外尚有六十餘萬何其懸
絕如此一省京邊見徵在庫豈得重累小民一歲

京邊止有此數豈得盡輸河上便行與該省撫按
將私借銀兩細加查覈的係若干曾否呈請有司
官有無擅自侵那一一作速指實來說江北山東
也照此例查來免致紛紛奏擾欽此

覆遼鎮通按脩復屯田疏

題爲欽奉

聖諭脩復屯田以助糧餉謹區畫大畧乞

勅當事大脩邊防保民護田以圖經久之策事山東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巡按山東監
察御史熊廷弼題稱前事等因奉

聖旨自古養兵多取給屯田我

祖宗時專以屯政實邊轉輸甚少自屯政漸壞軍餉
日增以致今日庫藏空虛內外窘急國家待邊臣

考滿超遷三年類叙遇有功效輒加陞賞原自不
薄何以不爲朝廷出力且款貢以來每每言乘時
脩備今屯政一端已廢壞如此所脩何事這所奏
深於邊務有裨該部便詳細看議具奏通行九邊
一體脩復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
得屯田乃古帝王兵農合一之政我

祖宗法制媲美三五于屯政尤加詳焉至于今十不
得二三邊餉何以不艱 國儲何以不匱也頃
遼東道按熊廷弼慨然發論明邊地之可耕決

屯政之當舉誠爲根本急切之務卷查洪武永樂年間遼左屯糧自五十餘萬增至七十餘萬正統八年巡撫李純題每軍餘三丁撥一丁給田納糧成化十年巡撫滕昭棟是弓馬生疎軍三千餘名歸屯此卽兵爲農之說也而熊御史所云遼兵八萬簡十之三隨便屯種正與符矣迺撫滕昭棟軍歸屯旣省軍糧又得屯糧至十二年馬文昇題給軍田牛價不許支行月糧止關本色五斗折鈔五斗則增屯省餉之說也而

熊御史所云遼左簡軍可得二萬肆千名糧屯
可得一百二十萬石歲省年例銀不下二三十
萬金正與符矣二十二年余子俊題衛軍混造
冒支遺下屯糧仍令歸屯納糧則詭軍棄屯之
說也而熊御史所云冒雙糧圖脫軍正與符矣
弘治十六年巡撫張弼題遼東屯田被人侵占
議令知州通判郎中管理正德八年巡撫張貫
咨稱鎮守等官退出田二百二十八頃有零則
豪家占屯之說也而熊御史所云勢豪侵占正

與符矣稽之舊例其昭合既如彼乃熊御史巡
歷山海杏山錦義廣寧三岔遼瀋開鉄等處地
多沃而反荒金復海蓋地頗磽而反墾欲于軍
屯則廣給薄科以鼓之民耕則弛稅置堡以便
之官墾則議擢議叅以勸之得之躬閱其詳確
又如此遼地堪屯瞭然在目矧今閔闔竭脂癩
場枵腹二月雖無可賣之絲三年尚有可畜之
艾是脩復遼屯委當照疏所議設誠而致行之
者也至于軍夫除月糧外日給鹽菜銀八釐邊

夫亦同民夫日給一分共該銀六萬兩脩砌墩
堡城門木植鉄斤犒賞等費約該銀四萬兩增
築屯寨約該銀二萬兩總該銀一十二萬兩分
作三年每年合用四萬兩厥費匪多第欲通行
九邊則其費尚不止此然一勞永逸捐細就鉅
自是長策內則戶兵工三部咸與有責固不得
不措處以濟外外則督撫按道諸臣咸與有責
亦不容不措處以困內歷查月糧鹽菜犒賞夫
銀固各有司存而熊御史奏聚贖銀重包清河

六堡已有定法發贖脩築墻壕六百餘里近已報竣則內外措處尤爲同心共濟之誼伏乞

勅下本部移咨薊遼總督并遼東巡撫詳議山海以東田土堪耕者若干有無侵占避脫臺堡墻壕應脩若干合用夫役若干應揀軍士若干每軍給田若干納穀若干將官應給養廩田土若干民屯另設何法應免起科幾年每年督撫按道措處錢糧若干每年請發戶兵工應管錢糧若干內外會議明妥再請

聖裁三年之後要見總遼一鎮屯田畝數若干納糧若干務與原疏收糧一百二十萬石折細六十萬石之數相近其文武職官賢否卽以屯田多寡爲準收入臣部考成之例其九邊舊設屯田容臣部照遼東事例咨行查議一體脩舉則內之可以足食外之可以強兵上而軍

國可以裕下而民困可以甦雖虞之舞干周之畫井當不過是而營平屯湟中武鄉屯渭上抑不足云矣等因萬曆三十七年八月三十日具題

九月初八日

聖旨依議行仍着兵工二部各詳細條議來說

陝西鹽池開採疏

題爲西北重鎮兵戎鹽法規制犁然稅監妄意干求撓亂邊政關係重大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嚴杜孽萌以安極邊地方事准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兼理糧餉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汶揭稱前事又該陝西等處巡撫賈待問等揭同前事各送劄部一向候 旨議覆日久未奉

綸音事關職掌似難默默已者內除鎮守一事係隸

兵部掌行外所稱土人劉奇供報慶陽等處池
鹽見積如山俱被奸徒侵漁統軍詣彼設法變
價可得萬金助工一節臣等再四叅詳殊爲妄
誕故敢不避煩瑣爲

皇上一剖析之夫二池所產鹽利全藉天時與他處
煎曬不同雨暘時若則鹽料頗收旱澇不常則
鹽花少結殆非人力智計可以經度者歷查往
牒先年撈採多不及數管鹽各官歲被叅罰及
至萬曆二十一年督臣葉夢熊目擊其累會同

撫臣題

請酌減本部議覆大池原辦鹽二十萬九千八百五十六石於內酌減五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小池原辦鹽二十六萬四千八百四十石於內酌減六萬四千八百四十石二池歲共實徵課銀二萬三千二百三十兩四錢八分分解延綏寧夏固原三鎮抵充主兵年例無論池鹽生與不生課額之足與不足本部每歲俱作完數扣除京運其減去鹽石計該課銀七千六百二十四

兩零俱於太倉銀內照數補發經制已定豈容
擅更且總之者督臣分之者撫臣稽之者按臣
鹽臣至於躬親撈採則有鹽法兵備以及管鹽
府州佐貳等官上下綜核彼此隄防正數尚不
能完安有積鹽堆之如山致容奸棍侵漁其間
耶乃今稅監梁永誤聽死犯劉有源家人劉奇
所誑陽借助工之名陰肆漁獵之計熒惑

聖聽以便已私大抵亡命之徒睹眉睫不睹大體計
一時不計遠圖追風逐影虎視蠅營彼固不知

節年邊課採辦之難及指積鹽以割餉邊之額
萬一餉奪兵饑仰屋

宵旰雖磔劉奇等之肉亦何以謝邊人謝天下乎夫
此大小鹽池

皇上之池也所爭之鹽

皇上之鹽也督撫諸臣不過悉心綜理守此池中之
物移餉三邊俾枵腹之卒不至呼庚癸殍沙塲
耳儻令群小出入其間則豺狼穿牖爲王人蠹
賊其如

皇上財用何三邊軍餉何且開礦者擾民生抽稅者
奪民生至於侵奪鹽利干預鹽政是直盜

皇上之財敗壞 朝廷之法

國家安用此盜臣爲哉臣本愚庸承乏邦計犬馬
猶知戀主臣獨何心敢不先

君父之憂急公家之務念此蕞爾二池邊儲所係儻
被奸徒侵欠一分卽缺軍餉一分延寧各鎮防
秋禦虜無歲無兵餉足則挾纒餉虧則脫巾理
勢然也

皇上自視一萬之進獻孰與二萬三千二百餘兩之
邊儲奸輩之簧鼓孰與

祖宗二百餘年不刊之定例試一省覽則端倪立見
利害較然矣伏望

皇上深惟事理洞燭奸欺

勅令督撫等官嚴督管鹽道府照舊殫心採辦以實
邊餉仍將劉奇等誑誕不實事情從公究擬以
正欺罔庶大明在上魍魎不至公行

聖斷昭赫紀綱不至盡替邊圉幸甚

宗社幸甚臣愚不勝汗悚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年五月初五日具題

兩淮超單疏

題爲鹽法極敝商困難支懇乞

天恩急敕倒懸收人心以圖永利事據總按直隸鹽
察御史蔣以化揭稱兩淮額課計邊中司徵數
逾百萬先年常苦積滯近自萬曆二十年後漸
增寧遠違沒等引雖暫行暫止業已不堪至二
十七年募以變賣存積爲名差太監曹保每歲
增行八萬引俱紊法亂政越單超掣而正課大
墜二十七年以前猶借徵堆鹽今堆鹽已盡借

徵空引各商虧折無美邇來抵當引鹽鬻家變
產久不堪而必闕然散去淮雖有鹽將誰中誰
支百萬邊備其誰出誰辦九邊軍士其誰肯枵
腹被堅執孰乎勢必請借 內帑重煩

聖慮竊謂無名存積當蚤復

恩旨亟行停罷朕倒懸可救邊備無虧等因到部案
查兩淮運司開邊額引歲派七十萬五千一百
八十引自萬曆二十一年以來寧夏爲劉守培
兵添引八萬遼東爲標兵增設添引四萬四百

有奇又爲防倭缺餉添引三萬本部爲助

大工查徵違沒舊鹽一十六萬九千餘引以上諸引俱係額外隨該巡鹽御史楊光訓馬從聘先後具題有妨正課俱經本部覆准停止今惟標兵鹽一項遼鎮兵馬未撤芻餉猶供近該巡撫又題新募家丁糧餉無措仍請開復原鹽本部見行查議到日另覆所據太監魯保歲行存積鹽八萬引係鴻臚寺主簿田應璧額外妄奏越行數年以致商困課虧鹽法大壞今御史蔣

以化具題前因誠爲遠慮逡巡良久未奉

綸音乃臣職掌所關似難默默故敢不避煩瑣爲

皇上再剖晰之竊惟 國家歲入正賦共四百萬有

奇而鹽課居其半各處鹽課共二百萬有奇而

兩淮居其半是淮課之盈縮寔

國計盈縮之所係也以故先年爲劉焯爲倭虜爲
大工權宜增引俱旋行而旋止仍恐以數萬之新增
妨百萬之正課以一時之小利損九邊之額儲
非徒惠商實以裕 國柰何自田應鑿獻利一

疏而兩淮鹽法遂大壞不支備考應璧原奏止
沒官積鹽

皇上遣太監魯保會同巡鹽御史查明變價解進變
此鹽也 聖度冲冲初無意必及至偏搜淮南
淮北各處鹽場並無沒官積鹽則應璧虛誑昭
然難掩其時部鹽諸臣屢疏 請停審知

祖宗二百餘年餉邊良法不宜令狐鼠輩蠱而壞之
也不謂應璧恐原奏不實懼伏欺罔之誅乃計
誘內使以賦徂之巧掩指鹿之奸遂以存積正

引假作沒官積鹽明是暮四朝三豈能無中生
有不然歲增八萬而無妨于正課之舊當此中
外匱乏之秋諸臣當先請之矣豈竅一么麼也
惟是歲鹽之行止有此數額外添一引則額內
必壅一引今歲辦之正課必不可減而恭進之
追徵又時不容遲內臣以實 內帑結

主歡而不肯已也外臣又以供邊備維

國勢而不能已也于是一切爲苟且之計始借徵
准鹽矣繼借徵空引矣准北則借至三百餘單

淮南則借至七百餘萬矣上年秋課借徵銀三十萬兩今春季銀三十萬兩又復議借矣夫

國家富有四海猶嗟不足此商也其資本幾何而借至三十萬兩之多非有鬼運神輸能不鬻家變產凡人情有利則竭蹶而來無利則掉臂而去何况商人今各商之未盡去者繫于已借徵之銀且束于不可逃之法耳長此不變彼何肯剗肉賠賤而受敲朴箠楚之苦哉時勢至極恐利不能廢法不能束閔然散去准鹽誰中誰支

百萬邊儲責之誰乎且此所進 內帑數萬者

皇上之財也彼歲辦百萬餉邊者獨非

皇上之財乎 聖主而侈瓊林大盈以爲富已爲非

策况以數萬而失百萬以小利而失大利何不

一熟計而審處之也伏乞

皇上深惟淮鹽之係于九邊者非小正引之壅于浮

課者已極亟將鹽臣原疏 俯賜俞允卽

勅太監魯保將已經召中引課截數追繳押解回京

仍

勅巡鹽御史將節年借徵過壅滯正引殫心綜理設
法疏通不然諸商窘極無聊勢必瓦解星散九
塞荷戈之士倚命者強半在此淮課商既揭擔
而去軍必有枵腹而呼者小則脫巾大則揭竿
卽欲以今所進數萬者亟遣而分餉之其有及
乎臣愚不揣煩瑣冒瀆宸嚴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年五月二十日具題

題止兩淮浮課疏

題爲准課干係邊儲浮引大妨正額懇乞

聖明俯賜詳察以重軍國大計事昨該戶部抄出
經理兩淮鹽務太監魯保題爲

請明存積始末不爲浮課等事奉

聖旨這所奏兩淮存積鹽尚有未行六十萬引原係
特奉勅旨稅課並不壅鹽因商還着內外遵奉會
同徵收解進應用完日奏請定奪如有抗阻或亂
不遵的准爾指名參送處治內官魯保着照舊協

恭盡心任事不准辭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莊誦

明旨不勝驚異夫今日兩淮之引果不至萬分之壅
兩淮之商果不至萬分之困臣何苦不將順而
顧好爲爭執乎向者齷臣

請停之奏已極悉壅困之狀臣覆疏亦詳言之矣俱
未奉有 俞旨臣謂淮商之苦

聖明已有洞見特不欲明正原奏之罪塞言利之途
耳頃該齷臣

請停新增之遼引并議存積之浮課業蒙

聖鑑下之臣部臣已咨行遼東撫臣俟有回議一併覆停不謂保復有此噴奏也臣

請再以存積原停之故及鹽商壅困之苦爲

皇上陳之兩淮額鹽七十萬五千餘引內七分爲常股用供各邊主兵之餉此歲歲召中無增無減者也三分爲存積不常開中邊方無事則停之以養商灶之力有警則開之以濟軍需之急蓋商人利于得支見鹽卽快于輸納此

祖宗裕邊之微權也嗣因邊方多故二引並開鹽法

遂壅是以隆慶二年有龐尚鵬之

請停萬曆二年有王琢玉之

請停誠慮壅滯之病于商卽病于

國也夫始之議停原爲裕商以裕

國卽如災荒議蠲者然假令今年以災蠲而明年
又議補徵之此爲蠲乎不蠲乎則存積之停于
往年者必不可補開于今日也明甚存積不可
補開于今日則此九十餘萬之引其爲無名浮
課也明甚保何明爲欺也卽就保所云應補而

言亦必准之有舊停而無新增則可今何如也
西因啗劉之變而寧夏增四十萬矣東因朝鮮
之援而遼東增三十五萬矣內有回祿之灾而
大工協助增十七萬矣先後計增九十餘萬此不巳
多于往年之停數乎保何捨此不言也則其心
可知矣且兩淮行鹽之地不加廣也食鹽之人
不加多也一旦而歲增八萬令之行于何所乎
假藉

皇上之威靈粉飾

大工之名目商不敢不中掣不敢不先浮引行八萬
正引卽壅八萬矣四年行三十二萬正引卽壅
三十二萬矣是以正課始借于推鹽繼借于空
引輸銀一歲之前售引一歲之後商人豈甚惡
八若此正鹺臣所謂法令牽制欲免脫而未能
緜貸輸將持雞肋而未棄耳長此不變法必有
不可行之時商必有不可羈之日水鳥覩鹽之
瘼也彼挾重賞何難改業則內商之鹽無所售
而六十萬之餘鹽銀無從出矣內商不售于鹽

則邊商之引無所付而四十萬之輸輓不可望矣邇年災沴相仍民生凋瘵惟正之供徵輸不時臣日檄各省直而報解者寥寥近日解發年例除荷

聖慈借罔寺百萬之外賴兩淮春課銀兩稍濟九邊渴求今重困而益壅之竊恐淮課有損脫巾之變立見臣忝列六卿豈可愛

君憂國在一宦者之後

皇上何獨信保而不一留聽于臣言也伏望

皇上深惟永圖念淮鹽邊計攸資必不可壅之使壞
淮商 國課攸賴必不可困之使離

祖宗二百年輸邊足用之良法必不可徇朦朧之

請敗壞于一朝而不可收拾鑒臣愚衷憫臣過計收

回

成命撤還內臣悉將前項浮引槩准停罷邊計幸甚
臣愚幸甚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年九月三十日具題

覆嚴禁私墾竈蕩疏

題爲私墾蕩田大違 祖制懇乞

聖明嚴行禁止并乞查究貪官以息爭端以克

國課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喬應甲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兩淮巡鹽御史喬應甲題稱兩淮竈戶蕩
地出草煎鹽後被富豪侵越開懇爲田不肖官
因而置簿給帖升租入已豪右田連阡陌窮竈

蕩漸消磨乞要嚴行申飭各場草蕩永不許豪
民擅開其已墾成熟之田丈勘明白具奏

請奪見今運使王道正考察去任仍乞

勅諭吏部速推素有才望者到任管事各一節爲照
竈蕩出草煎鹽民不得而占猶民田產粟出賦
竈亦不得而侵也且竈戶計丁授畝辦課供邊
毫不容少詎謂運司不肖官屬聽從豪右賄賂
營求致將蕩地開田升租入已蕩地日蹙鹽課
日虧有繇然矣殊可痛恨欲將作備之官查核

原缺

懸禁宣鎮奸徒阻撓鹽法疏

題爲神棍倚勢作姦阻撓鹽法懇乞

聖明特加嚴禁以甦商困以裕邊儲事竊惟

國家設卒伍以衛九邊慮士馬之弗騰飽也於是
設立鹽引招商報中令各商輸芻豆於邊倉而
後掣引支鹽商獲其利軍食其粟稱兩便焉然
鹽有定額商有定名未有鑽刺罔法而敢干以
私者凡在九邊皆有明禁而宣鎮之姦徒則共
蠲集矣其在往時猶稍戢歛而今日之巨姦則

益鵬張矣該鎮准蘆鹽引共計二十一萬五千
有奇年年分派實納商人照倉上納糧固易辦
商亦樂趨此定例也亦常經也不虞年來有等
無籍棍徒每遇派引之時多方鑽刺百計營求
倚豪貴直向太山捧片牘不啻

明旨明機商利陰劫儲司近日餉司頗任怨勞力圖
禁戢而若輩希圖故轍妄肆雌黃或道道路流言
或匿
倘不至螫其毒遂其姦不已者以彼
么麼
反肆豈諸司之盡皆委靡而臣部之

無可柰何哉所錄中外宦紳輕爲居間或不知而悞啗其餌或已知而業受其欺所獲者僅毫芒而所損者已尋丈所壞者邊儲

國計而所利者牙僧刀錐業已附之翼而藉之憑矣又安得無令此輩擇人而食哉臣以爲國有三尺必不可亂法以徇其情士有襟裾必不可踰閑以沒於利以臣之愚恃有

皇上之威靈在一朝而芟夷此非難也第塞其竇之難耳譬之叢鳥神則憑之神托叢以寄靈叢取藉

神以爲崇神去而叢枯矣然神雖去而人猶疑叢之有靈也若莫盡去其叢令神之無所託則叢之不有崇於何施故臣以爲今日宜鎮之弊書商其崇也官紳其叢也尺牘不施姦謀自息卽如今歲之呂承聘者名不籍官何故而干與鹽引身非舊役何故而自號書商况商以書名是明以請托爲事而書以商囑是明以貨賄爲媒被鹽政向地而可以私字私人相干者乎此一姦也恭一蹶去年張承公之故智更張其惡而

計浚其私妄呈妄揭播弄聚訟迄無已時除劄
行該鎮一面嚴提究處外再乞

天語叮嚀痛加懲革

勅下臣部毋論何等勢豪何等神棍但有求書囑托
擾亂邊商蠹壞鹽法者即便擒拿依律究擬敢
有仍前橫加流謗中傷官司者在內許嚴衛衙
門在外聽撫按衙門一併訪拿奏施行則鹽
政肅而邊儲其有攸賴矣等因萬曆三十三年
七月初八日具題

覆陝西總督鹽法疏

題爲邊鹽壅滯不行邊餉匱乏可慮懇禱

勅部及時釐正以保封疆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兼理糧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三畏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國家邊餉全賴鹽引疏通近來壅滯已極以致邊商苦累逃亾軍需何賴且鹽斤原有定額如何增至數倍弊端何在這本甚有關係該部便看議

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邊
儲國之重計也然而大半倚鹽課矣鹽課又大
半倚兩淮矣邊商輸粟中引所以實塞下內商
輸粟餘鹽所以充餽餉邊中海支邊商引名搭
單所以行引也兩淮每年兩掣淮南共八單淮
北共四單每引鹽重五百七十斤所以行鹽也
邊商引行內商鹽行故人樂趨事塞下之粟常
滿餘鹽之課及期而邊軍腹乃果然矣後因

三殿告災寧夏遼東告警一切苟且之法行開建新

增防倭工本違沿等引以故正單漸次減縮改
爲八月一掣然每年淮南尚不失六單淮比尚
不失三單自曾保奏行存積八萬而歲掣之單
減挨單之法廢浮課之增不過一十二萬而類
課之減漸至四五十萬鹽法之大壞極敝職此
故也行鹽之地如常食鹽之口有數歲加八萬
侵尋十年形見勢誦豈惟臣部數數言之卽曾
保亦自言其不便疏在

御前非難覆覈固不待今日邊商死徙邊臣交牘而

後思拯也載查鹽法重止五百七十斤多卽私
鹽違則擬遣令重至三千餘斤是一引而兼五
引之鹽矣况又不用官引專行私票致令奸商
大賈窟穴其中毫無忌憚釋今不圖不獨禍移
之邊且將終移之 國有不可盡言者夫飛輓
資邊商轉運資內商營業各殊要使兩利今邊
商逃者繁者合詞乞命極于三邊而宣大又見
告矣伏乞 聖明獨鑒大一振刷停撤浮引刻
除私鹽獨存正課行令彼中巡鹽御史嚴懲大

包之奸申明抵竊之法如兩淮每年定兩掣兩
掣定十二單卽道鹽偶缺宜令撫臣督責該道
暫一代攝期于不愆其時不省其數非有邊引
抵驗不准支掣仍根究壞事豪右罔利奸商盡
法叅提毋相隱代買山東長蘆兩浙河東亦宜依
照先年題定斤數核年順掣毋許攙越一切弊
竇盡行祛絕以挽極弊臣部向虞餉匱屢屢露
肘之憂近駭商逃益增橫臂之慮方欲轉詢弊
源詳稽舊籍另行酌議題

請今據督撫諸臣會題前來相應一併議覆恭候

命下容臣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鹽御史及咨各該道撫轉行各該鹽法道併飭各運司一體遵行仍咨三邊總督及延綏巡撫知會等因萬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具題

辨止魯監浮課疏

題爲鹽課疏滯有期 明旨酌罷未一懇乞

聖慈俯賜詳察以杜奸欺以重軍 國事頃臣請假
嬰疾候 旨杜門忽接戶科抄出經理兩淮鹽
務太監魯保題爲 請明存積鹽課等事奉

聖旨是這所奏逾額鹽斤着照前旨上緊追徵割沒
銀兩解部濟邊應用內原奏三十五年未完存積
鹽課銀五萬六千兩卽係已徵在官之數着魯保
上緊徵解應用其存積鹽課准自三十六年以後

停止每年正引外餘鹽銀仍着嚴限徵收解進內
帑濟工如有阻撓的指名叅奏重治不饒該部院
知道欽此臣伏在床第捧誦

嚴綸不勝懼駭蓋自存積引行正單壅滯

國課商貲岌岌交困十年于茲矣

皇上深惟 國計俯念時艱惠逾額以濟邊罷存積
之浮課從此邊餉漸充商路漸起如天之頌豈
有量焉但方停存積後徵餘鹽而且假魯保以
徵解叅奏之柄一時 明旨寬猛互異臣計臣

也義難緘默敢不以餘鹽一節爲

皇上折陳之 祖制設立鹽法正引徵粟以輸塞下
餘鹽徵銀以充餉邊是分毫皆屬額需而餘鹽
卽爲正課非正課外另有所謂餘鹽也浮課增
則正課縮浮課減斯正課疏非存積旣止勢可
取盈于額外也案查兩淮鹽課每年額計七十
餘萬寔當 國家歲賦之一邇來關解愆期逋
拖至百有餘萬而運司空引之借徵商人資本
之停壓其寔虧額更不止此其故蓋可思矣今

既停止存積八萬引則每年可疏正鹽八萬引
所徵餘鹽銀五萬六千兩寬之十年之後尚難
敷其舊額而歲復徵解 內帑則歲再割邊餉
之正額借徵停壓寧有期乎陽蠲其名陰徵其
實年復一年迄無底止是存積之罷徒空文耳
且魯保數年之內巧借濟工別生枝節如所陳
乞逾額鹽斤滄消買補種種名色無非誑惑

聖聰剝蝕正課計所虧額已爲得不償失今且垂涎
正課而干預運司矣則假附虎之翼踵指鹿之

奸舉七十餘萬之額課漸歸掌握何鹽不可借
獻舉運司諸官稍有牴牾何事不可爲阻撓而
鹽法攪亂無寧日矣所尤駭異者粉飾以疏通
正引之名而默嘗以增添餘鹽之利朦朧上

請闕得 俞旨

皇上益未暇加察遂誤爲保所中而信之深耳臣愚
竊謂侵解餘鹽其利小而干預運司之權其害
大攬割正課其害猶小而欺罔

君父之聽其罪甚大

皇上自度爲何如主而曲徇宵人牟利之詞甘受其欺罔若此哉伏乞 垂念軍國大計收回

成命亟撤內臣將前項餘鹽銀兩槩行停免無已則請 勅下巡鹽御史會同該監查議餘鹽銀兩果否卽係正額每年徵解果否有礙正課如果 臣言不謬然後 奮乾綱之斷 沛解兩之仁 明正欺罔之奸永塞牟利之竇其于

國計邊儲裨益非細渺也目今水旱頻仍歲運不至無端浮課邊腹並虧掉臂脫巾勢在眉睫從

古未有敗壞躋蓋若是尚可支持安受其燼而
晏然無虞者臣言及此血欲嘔髮欲指矣惟我
皇上試財察焉臣愚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具題

關稅虧減疏

題爲直陳商賈不行之實正稅虧減之繇懇乞

聖明酌盈虛損益之機以懷永圖事照得周官九職
六曰商賈阜通貨財孟子以行旅出途列之王
政 國家置立鈔關做古譏市征商之法下不
病商上藉裕 國內供賞資外濟邊疆法至善
也萬曆二十五年間東征缺餉各關增稅有差
尚有賴焉及臣蒞事以來備查崇文門河西務
臨清九江潞野揚州北新淮安等鈔關會計錄

載原額每年本折約共該銀三十三萬五千五百餘兩又于萬曆二十五年攤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例也及查二十七年各關徵解本折銀約共三十四萬五百四十九兩零二十八年各關徵解本折銀約共三十萬六千一百三十二兩零二十九年各關徵解本折銀約共二十六萬二千八百兩三錢零以原額約之歲縮一歲幾減三分之一臣竊不勝驚訝隨查各關監督預呈文案在河西務關則稱稅使征歛以致商

少如先年布店計一百六十餘名今止三十餘家矣在臨清關則稱據商人吳珠施裕泣訴往年夥商三十八人皆爲沿途稅使盤驗抽罰貨本盡折獨存兩人矣又稱臨清向來段店三十二座今閉門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閉門四十五家襍貨店六十五座今閉門四十一家遼左布商絕無一至矣在淮安關則稱南河一帶剝來貨物多爲儀真徐州稅監差人挾捉各商畏縮不來矣其他各關告窮告急之文無日

不至處處皆同瑣屑煩辭不敢一一陳

瀆大都人情熙熙攘攘競利而來各商不惜霜風跋
涉之勞不憚湖海波濤之險以兢尺寸之利乃
以稅使辛整視爲畏途舍其重利不通往來是
豈甘心無乃稅使之害尤有甚於跋涉風濤者
則苛政猛于虎之說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多
之于此必損之于彼

皇上得無以連年稅使之供進有餘乎不知其積
削者卽此各關不足之數也各關之不足豈臣

一人之私哉上虧錢鈔之供下缺九邊之餉皆此之爲也卽此一項則各項錢糧種種通欠皆可例推是用若輩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不惟病民抑且病國

皇上之富以天下爲富而今乃使行旅蕭條課程虛匱有無何以相濟泉貨何以流通豈

盛明之世所宜有者臣愚不敢喋喋上塵

天聽

皇上聰明夙啓度越群臣試思四方商賈何故舍重

利而不行各關額課何故至今日而不足則此
足彼虛害多利少

國用虛乏之原稅使當罷之急自洞悉于

聖衷而無疑矣當此匱詘至極而祛弊源還正額莫
此爲急伏惟

聖明留意裁焉臣愚幸甚

國計幸甚等因萬曆三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具題

申飭關稅疏

題爲關稅日虧歲額日減懇乞

聖明嚴行申飭以重推政事竊惟 國家做古讎察
之法設爲關市之征用以通泉貨阜商民行藉
其餘仰裨于 國計所從來久矣顧疆域各別
課額懸殊在臣按之以責各關在各關執之以
應臣其有溢于額者此諸執事之能也于臣部
得焉而臣不敢以概求恐難乎其爲商也其有
虛于額者此奉職之無狀也于商賈得焉而臣

不得以不問恐難乎其爲 國也是必分日定
則如數拮据卽萬一不敷而通融三年之內酌
盈濟虛裒多益寡然後便民便

國臣部尚有賴焉不意大壞極敝至今日而虧損
爲益甚者查得原設河西務等欽關七處徵收
船料商稅歲額三十萬二千七百餘兩此定額
也數年以前並未聞有所謂虧欠者豈惟不至
虧大間且報有羨饒自萬曆三十年至三十二
年此三年間九江頻虧四千兩矣揚州頻虧一

萬二百九十兩矣北新頓虧一萬八千八十兩
矣濟墅虧一萬九千三百兩河西務虧四萬三
千八百兩淮安虧六萬七千九百兩甚則臨清
一關竟虧至十四萬八千四百兩矣總計三年
共虧原額銀三十一萬一千九百有奇一見
之不覺驚咤駭愕拊心長嘆均一關也昔何以
獨號有餘今何以動稱不足其作俑于前者或
出於一時之偶然而未可爲常其接踵于後者
遂守爲前人之成例而永不可復尤而效之以

至無歲不然無處不然臣卽不敢遽以不肖之心逆揣各關而日侵日削莫知所底令臣將何所資其緩急之用乎夫當稅璫剗心吮血之時小民剝膚見髓之日臣方求寬卹之不暇而復瑣瑣焉尚有何計多寡以下與賈豎爭尺寸之利此義之所不敢出亦口之所不忍言也顧弊有所繇滋害有所繇起

皇上或遠不及知各關卽知之而無如之何者臣寔不能無說而處於此蓋自徐淮稔惡凶魄雖禡

而清源煽虐養心未厭絳繇臨清以至河西務上下七八百里間駕言驗單公行攘奪商賈既無飛渡之術姦宄遂生漏網之謀于是有搭附于馬船者有藏匿于漕船者有寄載于官船者上之搜括愈嚴而愈密下之規避愈巧而愈多其虧損額數蓋職此之故矣爲今之計將袖手以坐觀則虧欠所不償者其時窮將盡縮以三尺則彈壓所不及者其法窮將槩事于委曲則周旋所不到者其情窮臣愚以爲欲足額數宜清

弊端欲清弊端宜自大家勢豪始何也馬船以
進貢名漕船以運糧至事屬公家禁榷齒馬此皆
俟 天語之叮嚀非臣可得而徑行者唯是官
船者乃縉紳所乘傳而往來者也爲人臣子值
此三空四盡之秋不能勵清白以事

王分猷念以體公乃數通匿姦其爲戎首問其乘曰
官船也問其載曰官物也及細詢其所錄來非
親識之庇護則貨賄之請託也甚至纔登仕籍
濫用舟車焜耀道途莫別真贗此近在都門

尺之地人所共見共聞者藉曰盡出于官橐栝
念圖書數卷琴鶴自隨夫豈異人任得無汗顏
面而慙衾影乎哉臣職司國計際此時迫勢
窮安得重避嫌疑怨緘嘿不言自貽困苦伏乞

明旨申嚴此後一應商賈貨物俱許銜委各官如例
搜查其有附載影射如前所云馬船漕船官船
等項及臨清無單而徑至河西務通灣崇文門
者悉從漏報例論其有勢家大豪仍前怙勢肆
行無忌者容臣體訪得出以白簡從事至于奉

差各官亦須精白乃心共相砥礪儻或推諉走
吾不及額數者回部之日一體參罰庶覺察嚴
而賈豎無所肆其姦責成重而闕吏不得藉之
口其裨補于推政匪淺歟矣臣愚不勝激切恭
候 聖明裁定

勅下遵行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具題二
十五日奉

聖旨關稅乃國用所需歲額日虧何以敷用今後有
以商貨附載馬船漕船官船者着管關官如例搜

查不許容縱其臨清無單而徑至河西務通灣崇
文門者悉從漏報論官員行李尤宜崇尚簡素豈
得恃勢玩法自隳名簡其奉淫關吏亦不得因而
藉口致損額數該部查出俱一體參奏至于各處
棍徒倚名稅監多設關津公行劫奪致賈豎巧生
規避此又姦所由起還着各處稅監嚴行禁治如
有違犯的會同各該有司拏究以清弊源欽此